

Chinese A: literature - Higher level - Paper 1

Chinois A : littérature - Niveau supérieur - Épreuve 1

Chino A: literatura – Nivel superior – Prueba 1

Monday 23 November 2015 (afternoon) Lundi 23 novembre 2015 (après-midi) Lunes 23 de noviembre de 2015 (tarde)

2 hours / 2 heures / 2 horas

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

-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.
-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· Write a literary commentary on one passage only.
- The maximum mark for this examination paper is [20 marks].

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

-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N'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'y être autorisé(e).
-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Rédigez un commentaire littéraire sur un seul des passages.
- Le nombre maximum de points pour cette épreuve d'examen est de [20 points].

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

-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.
-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Escriba un comentario literario sobre un solo pasaje.
- La puntuación máxima para esta prueba de examen es [20 puntos].



N۱	15/1	/AX	CHI/E	HP1/	CHI/T	70/X	X SIMI	
ıv	1.7/ 1	$I \cap A$	C21 11/1	11 1/	() I I I / I	/ \// \	A 311VII	

Chinese A: literature – Simplified version

Chinois A: littérature – Version simplifiée

Chino A: literatura – Versión simplificada

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加以评论:

1.

15

25

30

苏七块

苏大夫本名苏金伞,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,开所行医,正骨拿环,天津卫挂头牌。连洋人赛马,折胳膊断腿,也来求他。

他人高袍长,手瘦有劲,五十开外,红唇皓齿,眸子赛灯,下巴颏儿一绺山羊须, 浸了油似的乌黑锃亮。张口说话,声音打胸腔出来,带着丹田气,远近一样响,要是当 年入班学戏,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。他手下动作更是"干净麻利快",逢到有人伤 筋断骨找他来,他呢?手指一触,隔皮戮肉,里头怎么回事,立时心明眼亮。忽然双手 赛一对白鸟,上下翻飞,疾如闪电,只听"喀嚓喀嚓",不等病人觉疼,断骨头就接上 了。贴块膏药,上了夹板,病人回去自好。倘若再来,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。 人有了能耐,脾气准格色。苏大夫有个格色的规矩,凡来瞧病,无论贫富亲疏,

10 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,他才肯瞧病,否则决不搭理。这叫嘛规矩?他就这规矩!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,能耐就值七块,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做:苏七块。当面称他苏大夫,背后叫他苏七块,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伞了。

苏大夫好打牌,一日闲着,两位牌友来玩,三缺一,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,凑上一桌。玩得正来神儿,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,往门上一靠,右手托着左胳膊肘,脑袋瓜淌汗,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,显然摔坏胳膊,疼得够劲。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,哪拿得出七块银元?他说先欠着苏大夫,过后准还,说话时还哼哟哼哟叫疼。谁料苏大夫听都没听,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,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,脑子全在牌桌上。一位牌友看不过去,使手指指门外,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。"苏七块"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。

过一会儿,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,把七块银元"哗"地往台子上一码,这下比按铃还快,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,挽起袖子,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,捏几下骨头,

跟手左拉右推,下顶上压。张四抽肩缩颈闭眼龇牙,预备重重挨几下,苏大夫却说: "接上了。"当下便涂上药膏,夹上夹板,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。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,苏大夫只说了句:"这药我送了。"便回到牌桌旁。

今儿的牌各有输赢,更是没完没了,直到点灯时分,肚子空得直叫,大家才散。 临出门时,苏大夫伸出瘦手,拉住华大夫,留他有事。待那二位牌友走后,他打自己座 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,往华大夫手心一放。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:

"有句话,还得跟您说。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,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!"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,琢磨了三天三夜,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。 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。

冯骥才,选自《〈小小说选刊〉十五年获奖作品精选》(2001)

逆光劳作

在庄稼地里松土时我发现一小节骨头 突然我觉得我的心在接近一颗久远年代的灵魂 这颗灵魂的拥有者已成为我脚下的泥土 我看见他从时间的那一头朝我走过来

5 我扶住锄。我扶不稳身体。我的身体摇晃得厉害 我感到我和他是同一人:他喘息的声音 以及阳光下他额上闪烁的汗水和我一模一样

而且我们始终在走着同一条路,就是最后成为 泥土的路。我相信几十年后同样会有一个和我一样 10 松土的人,在庄稼地里发现我的一小节骨头

我轻轻拾起那一小节骨头,感到手被烫了一下

似乎还有血在燃烧······一大片庄稼地 迅速朝我涌过来。我立刻被淹没了

白连春,选自《一颗汉字的泪水》(2011)

N۱	15/1	/AX	CHI	HP1	/CHI/	T70/X	'X '	TRAC
I VI	13/1	$/ \sim \sim$	(J) II/		/	1/1//	. ^	INAL

Chinese A: literature – Traditional version

Chinois A: littérature - Version traditionnelle

Chino A: literatura – Versión tradicional

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加以評論:

1.

15

20

25

30

蘇七塊

蘇大夫本名蘇金傘,民國初年在小白樓一帶,開所行醫,正骨拿環,天津衛掛頭牌。連洋人賽馬,折胳膊斷腿,也來求他。

他人高袍長,手瘦有勁,五十開外,紅唇皓齒,眸子賽燈,下巴頦兒一綹山羊鬚, 浸了油似的烏黑鋥亮。張口說話,聲音打胸腔出來,帶著丹田氣,遠近一樣響,要是當 年入班學戲,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對頭。他手下動作更是「乾淨麻利快」,逢到有人傷 筋斷骨找他來,他呢?手指一觸,隔皮戮肉,裏頭怎麼回事,立時心明眼亮。忽然雙手 賽一對白鳥,上下翻飛,疾如閃電,只聽「喀嚓喀嚓」,不等病人覺疼,斷骨頭就接上 了。貼塊膏藥,上了夾板,病人回去自好。倘若再來,一准是鞠大躬謝大恩送大匾來了。 人有了能耐,脾氣准格色。蘇大夫有個格色的規矩,凡來瞧病,無論貧富親疏,

10 必得先拿七塊銀元碼在臺子上,他才肯瞧病,否則決不搭理。這叫嘛規矩?他就這規矩!人家罵他認錢不認人,能耐就值七塊,因故得個挨貶的綽號叫做:蘇七塊。當面稱他蘇大夫,背後叫他蘇七塊,誰也不知他的大名蘇金傘了。

蘇大夫好打牌,一日閑著,兩位牌友來玩,三缺一,便把街北不遠的牙醫華大夫請來,湊上一桌。玩得正來神兒,忽然三輪車夫張四闖進來,往門上一靠,右手托著左胳膊肘,腦袋瓜淌汗,脖子周圍的小褂濕了一圈,顯然摔壞胳膊,疼得夠勁。可三輪車夫都是賺一天吃一天,哪拿得出七塊銀元?他說先欠著蘇大夫,過後准還,說話時還哼喲哼喲叫疼。誰料蘇大夫聽都沒聽,照樣摸牌看牌算牌打牌,或喜或憂或驚或裝作不驚,腦子全在牌桌上。一位牌友看不過去,使手指指門外,蘇大夫眼睛仍不離牌。「蘇七塊」這綽號就表現得斬釘截鐵了。

牙醫華大夫出名的心善,他推說去撒尿,離開牌桌走到後院,鉆出後門,繞到前街,遠遠把靠在門邊的張四悄悄招呼過來,打懷裏摸出七塊銀元給了他。不等張四感激,轉身打原道返回,進屋坐回牌桌,若無其事地接著打牌。

過一會兒,張四歪歪扭扭走進屋,把七塊銀元「嘩」地往臺子上一碼,這下比按鈴還快,蘇大夫已然站在張四面前,挽起袖子,把張四的胳膊放在臺子上,捏幾下骨頭,跟手左拉右推,下頂上壓。張四抽肩縮頸閉眼龇牙,預備重重挨幾下,蘇大夫卻說:

「接上了。」當下便塗上藥膏,夾上夾板,還給張四幾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藥面子。張四 說他再沒錢付藥款,蘇大夫只說了句:「這藥我送了。」便回到牌桌旁。

今兒的牌各有輸贏,更是沒完沒了,直到點燈時分,肚子空得直叫,大家才散。 臨出門時,蘇大夫伸出瘦手,拉住華大夫,留他有事。待那二位牌友走後,他打自己座 位前那堆銀元裏取出七塊,往華大夫手心一放。在華大夫驚愕中說道:

「有句話,還得跟您說。您別以為我這人心地不善,只是我立的這規矩不能改!」 華大夫把這話帶回去,琢磨了三天三夜,到底也沒琢磨透蘇大夫這話裏的深意。 但他打心眼兒裏欽佩蘇大夫這事這理這人。

馮驥才,選自《〈小小說選刊〉十五年獲獎作品精選》(2001)

逆光勞作

在莊稼地裏松土時我發現一小節骨頭 突然我覺得我的心在接近一顆久遠年代的靈魂 這顆靈魂的擁有者已成為我腳下的泥土 我看見他從時間的那一頭朝我走過來

5 我扶住鋤。我扶不穩身體。我的身體搖晃得厲害 我感到我和他是同一人:他喘息的聲音 以及陽光下他額上閃爍的汗水和我一模一樣

而且我們始終在走著同一條路,就是最後成為 泥土的路。我相信幾十年後同樣會有一個和我一樣

10 松土的人,在莊稼地裏發現我的一小節骨頭

我輕輕拾起那一小節骨頭,感到手被燙了一下似乎還有血在燃燒……一大片莊稼地 迅速朝我湧過來。我立刻被淹沒了

白連春,選自《一顆漢字的淚水》(2011)